

鲁迅研究领域的“越境”

鲁迅研究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其中研究的路数发生了多次变化。起先是看读者特别是名家的反响,之后看到鲁迅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就找已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与鲁迅的作品对照示证。关于鲁迅早期论文,则找文中涉及的有关论著比较、索解,予以拔高。当时才二十几岁的青年鲁迅虽然提出了“立人”、“精神界之战士”等天才思想,但终归不可能一出台就十全十美,也受到过错误思潮的影响,讲了些被历史证明有所失误的话,譬如《文化偏至论》中就有无政府主义观点。有的研究者把鲁迅当作“神”,不仅称这时的鲁迅为完美的思想家,力图遮掩这些缺陷,还外加了种种“系统”等予以人为复杂化;也有人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之为据全盘否定鲁迅。正确的路数应该是既肯定其贡献,又指出其不足,并考证出其不足的来源。日本鲁迅研究大家北冈正子教授倾毕生精力作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和后续调查报告,就是这样做的。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者都被她那极其严谨、认真的学风震惊了。

最近浙江古籍出版社又郑重推出了同样路数的论著——日本佛教大学教授李冬木先生的《越境:“鲁迅”之诞生》,无论是史实分析还是理论高度都使人耳目一新,深深感到“鲁迅学”在默默地提升研究路数。21世纪鲁迅学最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就是中日鲁迅学家联手共进,推动鲁迅学升华到新的境界。而在这个联手共进的群体中,最为显眼的就是李冬木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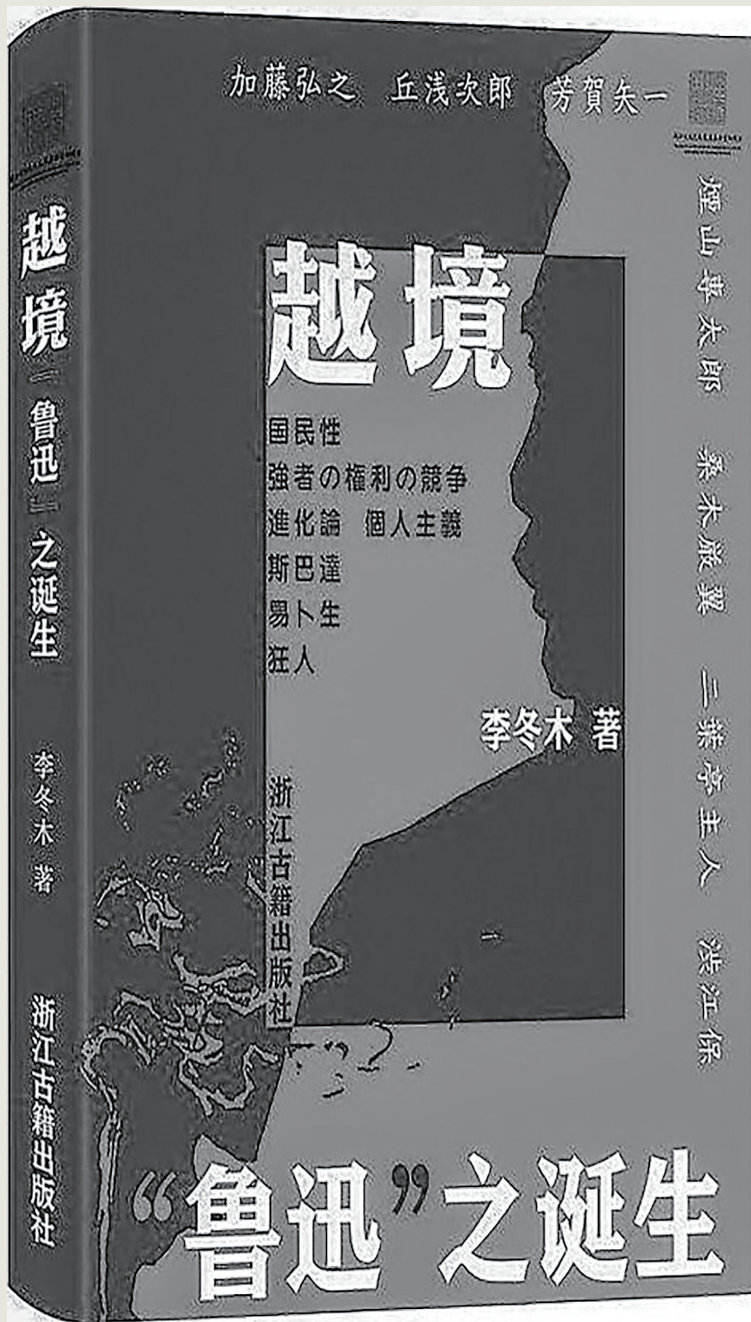
冬木登台奋进正是在21世纪开始时,二十多年来,他成果不断,论文一篇接一篇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中国顶级文学研究刊物上亮相,专著一部接一部出版,令人目不暇接。主要论著《鲁迅精神史探源:进化与国民》《鲁迅精神史探源:个人·狂人·国民性》《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及译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鲁迅》《国民性十论》等,已给人以深刻印象。

《越境》是冬木数十年鲁迅研究成果的集结。书中以1902年到1909年鲁迅留学日本的七年为线索,结合日本明治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围绕“周树人何以成为鲁迅?”,具体考察了留学生周树人如何确立起其作为近代思想基础的“进化”与“国民”的观念,并将其反映到后来的创作当中的思想历程;具体廓清了“个人主义”“尼采”“狂人”等言说的本来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周树人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影响,力图揭示周树人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初,如何在时代大潮中完成个人主体塑造的精神历程。全书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研究方法,以阅读史的角度切入鲁迅研究,重新回归鲁迅本身,从进化论、国民性、个性主义、文艺观和文艺实践五个方面解析鲁迅思想和文学的生成机制,完成了对鲁迅一系列思想内涵的溯源,为现阶段鲁迅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冬木以大量史料和文本细节考证,追踪鲁迅留日时期的阅读体验和精神历程,还原出一个处在历史现场中的“原鲁迅”。

“越境”之题,就表现了一种超越之境。冬木在东北师范大学读本科期间(1979—1983),就受到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先生的影响,在吉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1983—1986),又获得早对中国与日本关系深有研究的两位导师——刘柏青先生和刘中树先生的亲自教诲。在这三位先生的带领下,冬木得以入门并接触到日本鲁迅研究的资讯,并对中国本身的鲁迅研究深有所了解。他留学之后,又直接接触到了更多的思想性鲁迅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调查论文。这些都使他在鲁迅研究领域超越了中日两境。

这些研究多以留学时期的鲁迅所作文本为对象,使笔者看到了更多的观念层面以外的、处在文本层面——亦即事实层面的——鲁迅。这个“鲁迅”显然是被既往的鲁迅研究所忽略掉的一部分。片山智行早在1967年就提出了“原鲁迅”的概念。他在鲁迅“初期的文章”中发现,“鲁迅”对文学的理解在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界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异的境地,而这个“鲁迅”又并不被涵括在已知的“鲁迅”之内,故以“原鲁迅”来命名。这一提法也被伊藤虎丸在自己的书中沿用。后来笔者又读到了吉田富夫的论文,他明确指出在“幻灯事件”后做出“弃医从文”之“选择”的那个人还不是“鲁迅”,而是留学生“周树人”。故称之为“周树人的选择”。

以上先学的导引,为冬木想到“鲁迅留学时都读了哪些书”提供了某种深层的暗示。他确定了以留学生周树人的阅读史为入口的一系列研究,二十余年来在鲁迅与国民性、鲁



《越境:“鲁迅”之诞生》李冬木 浙江古籍出版社

迅与进化论、鲁迅与个人主义等问题上取得了别开生面的可观成果。因而获得了有超越中国鲁迅学家之处,又有超越日本鲁迅学家之处的双重超越性的位置。

冬木与中国鲁迅学家汪卫东教授的联手就是很好的例子。汪先生最近在专著《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中,发现鲁迅《文化偏至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来自当时日本刊物发表的署名“蚊学士”的文章《论无政府主义》。李冬木对这一发现评价甚高,认为“怎么评价都不显得过分”,并把汪先生问他的“蚊学士是谁?”当作业存案研究。后来经过艰难的反复调查,他才弄清了问题。原来“蚊学士”是烟山专太郎教授,烟山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科,后到早稻田大学历史科任教,任学位审查委员多年,“制造”过很多所谓“博士”,但他自己却终生没当博士。原因是从明治到大正,日本私立大学无权授予博士学位,要想拿博士学位只有通过“官学”才行,也就是说得向东京大学历史科提交论文接受审查。烟山先生不乐意,宁终生不当博士,也不向这些人申请。当时文学士的地位很高,他却以“蚊学士”的笔名谐音方式,用“蚊”子的渺小、微不足道对应“文学士”的“堂堂”大牌,带有戏谑调侃味道。这样,留学生周树人《文化偏至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来源就很清楚了。

回到当时的真实环境中,由此冬木写出了《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一文。在指出“蚊学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述给予近代中国思想界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指出周树人取材的侧重点与中国思想界完全不同——其不在于“无政府主义”的行动,而在于“个人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同时还阐明,《文化偏至论》的关于文化“偏至”发展的叙述方式,取范于“蚊学士”关于思想史的叙述模式。在进一步将探讨目标明确为“立人”说之由绪上,将对鲁迅“个人主义”和“个性主义”问题的探讨推向最新进展,由此还原出一个处在历史现场中的“原鲁迅”。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张梦阳)

七律·六首

盘妹坚

秋吟

南楼侵晚慰遥空,
景致原何已不同。
感事几经秋鬓白,
怀乡应有牡丹红,
争回细话解千念。
可数心声寄寸衷,
晓得有晴天地老,
纵然万绪逝如风。

秋雨

山坳层阴林邃清,
梯苔雀鸟绕松鸣。
藤深丈路听秋雨,
草长空阶数落英。
犹在乘风余父影,
不回问字我依声。
慈颜可许来通梦,
别笑胡须吾泪生。

秋分

秋云展变现娥眉,
分日摇风天马随。
如面当空一片景,
意襟照影数行诗。
吉安福庆楼千尺,
祥佑丰成麦两歧。
快畅轻尘新节度,
乐然浮世所心期。

秋念

际畔冰轮万里程,
潮来拍岸势驰兵。
波光隐现去年影,
浪沫浮沉迟暮声。
远见童孩挥紫贝,
同经老子挂瑶箏。
何由星落心关泪,
天父可知秋念情。

秋夜

夜定灯窗独倚楼,
凉风几度为谁柔。
心知逐处还朝夕,
意寄无边惜去留。
剩墨终虚何足忆,
深杯解作莫须求。
飞花步径空疏梦,
唱尔今时已素秋。

仲秋梦

院静茶花满树开,
弟追吾跑涕虫孩。
门前泥弄圜圆月,
灶上柴叉荡火灰。
布出剪刀无敌手,
石头旋锤鼓唧腮。
寻声阿父梦迴处,
何奈光阴不复回。